

人与土地：从《圣经·创世纪》到后现代的解读

■ 曹亦凡*

内容提要：

本文试将创世纪神话中的“伊甸园”、“人违背命令”、“神的宣判”、“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与“该隐和亚伯”五个直接反映并集中体现原始人眼中人与土地之关系的连续神话束作为一个整体，对创世纪神话中人与土地之关系进行阐释，论述创世纪神话中人与土地之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继承、延伸与发展。

关键词：

原始思维 互渗律 二项对立 自由的悖论 原型

自古以来，人类对于土地总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深厚眷恋之情，因为那里是人类自身最本初的根据、最自然的状态，也是人类理想的最终归宿。人类对土地的这种依赖眷恋，自远古时代起便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于人类文化和心理的深处，并逐渐成为反映人类生存状态的永恒性方面的古老模式。在《圣经·创世纪》神话中，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作为一种终极追问得到了根本的体现，它揭示了原始人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与最终归属的理念——

一、思维

神话是原始思维的产物，是原始人类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结合形式。由于原始人的思维是原生性的，与现代思维有着极大的差距，他们“用与我们相同的眼睛来看，但是用与我们不同的意识来感知”^①，因此，“如果想要说明神话感知和神话想象的世界，就不能把用我们关于知识和真理的理论范式观点去批评神话感知和神话想象作为出发点，而必须根据它们的‘直接的性质本身’来看待神话经验的性质。”^②这里所谓的“直接的性质本身”，其溯源的指向就应当是“原始思维”或“原逻辑思维”。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认为：原始思维的总体特质在于“它无处不感到神秘原因的作用”^{③(P2)}，最主

要地体现在它首先是和主要是服从于“互渗律”。简单地说，就是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无鲜明的界限，两者以最神秘的方式互相作用，通享属性，主客不分、物我混沌。^[1]因此，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存在物和现象的出现，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生，也是在一定的神秘性质的条件下由一个存在物或客体传给另一个的神秘作用的结果。它们取决于被原始人以最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想象的‘互渗’：如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等等。”^④

当我们触摸了原始思维的这种互渗原则与主客体交感特性之后，就可以逐步地向这种思维靠拢，“设身处境”地设想在这种思维中的知觉和意识了。《圣经·创世纪》神话便是这样一种原始思维的结晶，所以它也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原始思维或原逻辑思维，并且它首先是和主要是服从于“互渗律”的。而与人类生存与发展联系最密切的土地也是互渗律原则下的物我同化、物我交感的产物。因此，在创世纪神话中，人与土地的关系首先就是一种互渗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以原始思维的视角，结合“互渗律”的规则，来分析一下创世纪神话中人与土地的互渗方式：

1. 起源互渗

首先，“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2: 7)。人犯罪后，“耶和華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

*【作者简介】曹亦凡(1983-)，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级硕士研究生。

①[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

②[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③[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1页。

土。”人与土地这种“你自尘土而来，必终归于尘土”（3: 19）的起源互渗关系不仅在《圣经·创世纪》中有所体现，在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都可可见到。这反映了原始初民脑中“人体式的大地”与“大地式的人体”的构造理念。无论是“人出于土”还是“人化为土”，都是原始人“物我同化”观念所体现的一种形式。原始思维的这种“生命一体化”的观念贯穿于创世神话之中，向我们阐明了一个基本真理：在原始初民的眼中，人与土地不仅是同源的，而且是同构的。

2. 吞食互渗

亚当、夏娃所食之物均长自土地。（“园子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2: 16）、“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3: 18））按照原始思维的互渗规律，果实、庄稼等皆由土地结出、长出，是与土地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土地相连互渗。因此，它们具有土地的性质。而人吞食果实后又与果实产生互渗关系，从而土地的性质由果实继而传给人，并与人体相融合，于是人便具有了土地的性质。此外，该隐杀死亚伯时，亚伯的血从地里向耶和華神哀告，“地开了口”（4: 11），从该隐手里接受了亚伯的血。在这里，亚伯的性质传递给了土地，亚伯与大地又再度融为一体，真正地“归于尘土”。而该隐对亚伯犯下了罪行，因此他“必从这地受诅”（4: 11）。之所以强调他“从这地”受诅，就是因为此时的大地已与亚伯同质，该隐本质上是因亚伯而受诅。

3. 联系互渗

在“伊甸乐园”中，亚当、夏娃受命于上帝而管理伊甸园。亚当为园中各种飞禽走兽取名，整个伊甸园都处于他们的保护之下。此时，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为看护/听命，即人类维护乐园，乐园则听命于人类。而当人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人与土地的关系则转变为耕作/提供。因为人必须依靠耕种土地方能从土地中获得糊口的食物。在这里，无论是看护抑或是耕作，都是人类与土地发生联系互渗的一种中介形式，是除起源互渗与吞食互渗外的第三种互渗方式。

从上述分析中可见，原始思维渗透了神话的各个情节，将人与土地的关系神秘化、神圣化了。可以说人与土地的种种互渗，是原始人在精神上与本源的一种亲近，是他们所拥有的一种与宇宙共一呼吸的大精神，具有和大地共一结合的半神意向。其中，“你自尘土而来，必终归于尘土”一语，不仅揭示了原始人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与最终归属的理念，更体现了他们眼中的人与土地具有同一的本质属性，两者其实是一致的。

二、结构

将原始思维的背景基础与“互渗律”法则重新注入神话之中后，我们就可以进而分析创世纪神话中人与土地之关系的发展与演变脉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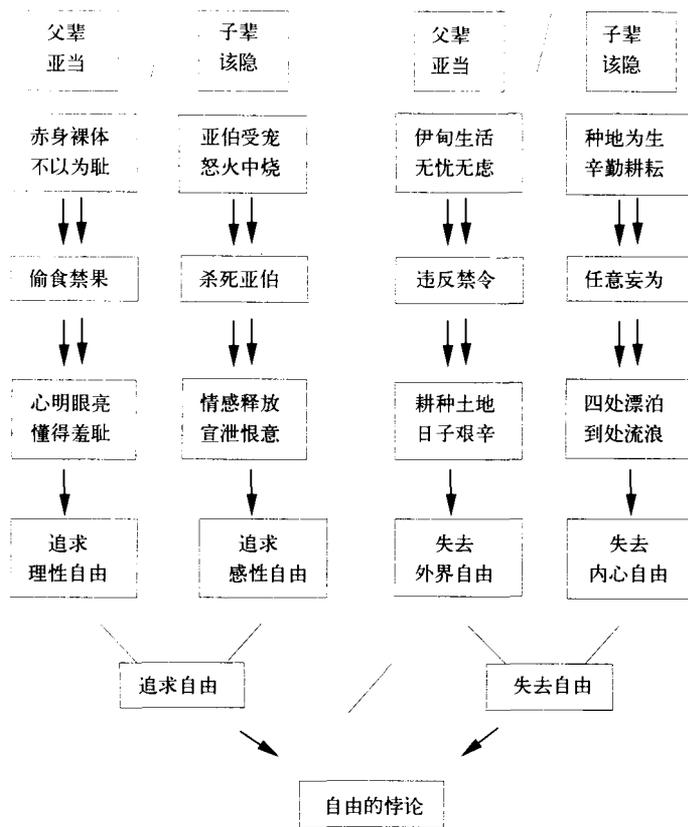
首先，在“伊甸园”中，“人和自然之间是一种理想化的关系，表现了在平等地位上的互相认同。”^①此时人与土地的互渗是良性的，其所显现的关系是一种和谐与融洽的状态。但是到了“人违背命令”、“神的宣判”与“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中，人由于偷食禁果而受罚，从此耕种土地，日子变得劳碌艰辛；同时，土地也失去了其“乐土”的性质。这就把人与土地的关系拉向了一种紧张与对峙的状态，互渗关系也从良性变为恶性。最后，在“该隐与亚伯”中，该隐犯下了杀弟罪行，田地从此不为其出产。此时，土地对人而言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意义，人被迫漂泊、流浪、迁移，精神丧失了与世界一体的家园，没有了归属与寄托。这意味着人与土地之间的互渗关系已经撕扯断裂了，从而显示为一种漠然与游离的状态。

至此，我们已从伊甸园神话中人与土地的互渗关系发展得到了一条明晰的线索：伊甸乐园（良性互渗）→人间土地（恶性互渗）→虚无存在（互渗断裂）。这条单一的线索所要讲述的似乎是一个人类逐渐丧失家园的故事。但要真正了解神话故事所蕴涵的意义，就必须把它们置于神话系统之中，通过情节与情节、人物与人物二项对立的比较，来揭示神话“故事下面的故事”^②！如果我们把“伊甸园”、“人违背命令”、“神的宣判”、“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与“该隐和亚伯”这五个连续神话束作为一个整体，便可以发现这个整体其实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父子对比的平行结构”，即亚当与该隐的对比平行结构。这种父子平行结构具体显示（如图一）：

以上结构清晰地展示该神话整体的故事发展脉络。我们发现，在这两组父子对比的平行结构中，亚当与该隐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对立的地方。首先，两者同是为了追求自由，但亚当所追求的是能使人眼明心亮的理性自由，而该隐追求的则是能放任任意的感性自由。这可以说是子辈对父辈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其次，两者同是失去了自由，亚当失去的是乐园，他还有土地，而该隐则落得一无所有，四处漂泊。以人与土地的互渗同构关系为前提，如果说从乐园到土地已经是一种人的降格，那么从土地到四处流浪漂泊就等于丧失自我。在这点上，该隐又比亚当更进了一层，程度也更为严重。第三，通过以上父子平行对

①[加] 诺斯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② 张秉真、黄晋凯：《结构主义文学评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图一

比，我们可进而发现第三重对比，即追求自由与失去自由的对比。亚当父子在追求无限空间的可能的同时，也丧失了现有的生存空间。于是，自由的那令人难堪但又异常真实的负面效应显示了出来：追求自由反而丧失自由——这就是自由的悖论。

回顾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原始社会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到现代社会人对自然的摧毁破坏，再到现代社会人与社会的隔绝分离，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一步一步走向恶化甚至决裂的境地。自由之悖论贯穿整个人类发展的进程之中，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其中所包含的痛苦、挣扎与矛盾打通了时间的隔阂，穿越了空间的距离，让我们体验到了原始人古老而复杂的精神世界。整个宇宙就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循环之中向前、向前，放逐、漂泊，出走、回归……神话包容了整个共时与历时的世界。这就是创世纪神话中五个神话束整体蕴涵的意义所给予我们后人的先验般、预言式的启示。

三、原型

创世纪神话中的这五个神话束整体所蕴涵的意义融汇了初民世世代代的人生体验、情感和思想，不仅给予后人以先验般、预言式的启示，更给予后世的文学作品

以无限的灵感与源泉。创世纪神话中人与土地原始关系意象成了作家笔下的参照，成了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原型与母题。

从远古的狩猎游牧生活到定居农耕生活，土地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并逐渐被注入了安定稳固与归属的情感色彩。无论是田园诗还是史诗，不论是安土重迁还是杜鹃啼归，诗人所表达的基本是浪漫主义式的对家园故土的依恋思念之情以及对“世外桃源”、“乌托邦”等理想家园的向往憧憬之情。这种赞颂的整体心态构成了家园的善、美意识。公元前十一世纪，古希腊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就描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理想的人与家园的憧憬：“人们像神灵那样生活着，没有内心的悲伤，没有劳累和忧愁。”除此之外，伏尔泰笔下的“黄金国”、《神曲》中的地上乐园、《上帝之城》中皈依宗教的花园、《所罗门之歌》中关闭的乐园、《简爱》中的桑菲尔德庄园等亦是有如神话仙境般的自然空间，是人类所一直寻找向往的理想家园。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约翰·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等更是反映了博爱、平等、自由、流露人性美的社会，是人类理想的物质与精神家园，没有现代文明的侵袭，没有喧嚣与污浊的环境，没有人性的摧残与毁灭，一如伊甸园般纯美无暇。这种乌托邦理想家园的善美意识是这个时期文学心往系之的真实性所在，因此，其情感意象都是赞颂、歌咏性的，充满了理想主义基调与浪漫主义色彩。

而到了现代作家笔下，这种家园歌咏基调则被代之以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救赎性的哲学思辨意识。现代文学史上，随着“启蒙”精神的注入，文学中的家园观念开始有了质的变异，家园意象在现代作家的主体情绪中更多指向于反省、困惑与彷徨的意识，是在“启蒙”精神中对人以及相应的群体的反省与拷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较多的关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家园所面临的问题。随着人类获取的知识日益增加，人类的欲望也开始无限膨胀，现代文明科技飞速发展，古老天然的伊甸乐园开始遭到破坏。现代，“自由与自然的斗争”这个历史之谜的重要内容空前无比的突出和尖锐：英国作家赫胥黎所描绘的《美丽的新世界》，揭示了现代社会所追求的科学技术的“乌托邦”的可能后果。捷克作家恰佩克的戏剧《万能机器人》、《白色病》以及小说《原子狂想》同样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尖锐批判。美国小说家霍桑的《拉帕其尼的女儿》正值19世纪近代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小说深深体现了作者对急速变化时期社会问题的惶

恐不安和忧心忡忡。拯救家园的呼唤在现代也越发响亮起来：莱奥波尔德在《沙乡年鉴》中所提出的“大地伦理学”作为伦理学上的第三次飞跃，带动了一系列文艺生态作品的涌现，以批判性的反思重构人与自然的本质性关联。这些“家园”主题的作品，其整体基调是焦虑、担忧与批判的，反映了人类对于家园的破坏与反思。

相对于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中的“家园”还是实指的。而到了后现代作家的笔下，“家园”似乎已经失去了作为物质的成分，更多地指向精神性、无目标性。家园渐渐失去了其情感意义上的指向而逐步被生存空间甚至仅仅是空间这冷漠的二字所取代。“流浪”、“漂泊”、“无根”这类主题随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宽而无限制地隆起，“家”这一具象开始逐渐变为抽象，家的原始记忆也已成为一种形而上的经验。约翰·维恩的《大学后的漂泊》、《女旅行者》、《没有带地图的旅行》等一系列流浪漂泊的作品亦是对这一时期文学主题的最好回应。同

时，后现代作家摆脱了义务感与职责感，其创作更多指向个人性、话语方式、意象世界和技巧手法。新小说派、“废墟文学”、荒诞派戏剧、跨掉派诗歌随着二战的结束，家园的摧毁纷纷浮出社会地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将过去、现在和将来重复循环，最后“马贡多村被一阵飓风刮走了”，成为了一片虚无。阿勃拉莫夫《乡间的房子》中的精神家园、张炜《九月的寓言》中的抽象故乡也都反映了人们对与家园空间的漠视，而更多地倾向于关注个人内心的失落孤独。总之，在后现代，家园沦为空间，沦为了人类无根的生存、意识中的盲点与文本中的缺席。对家园的漠视与虚拟化体现了人类与土地关系的断裂。在此，作品的整体基调是讽刺的，反映了被家园抛弃后的人类一如该隐般精神与内心的孤独失落与空虚之感。

也许我们可以用下表为上述反映人与土地的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对应作一总结：

神话故事：	伊甸乐园	人间土地	虚无存在
人与土地的关系：	自然和谐	人破坏家园	家园抛弃人
文学主题：	乌托邦	家园主题	漂泊主题
作品类型：	浪漫	批判	讽刺
对家园的态度：	歌颂	焦虑	漠视

由上观之，如果说伊甸园神话对应于春天，述说家园的诞生，那么传统家园文学就对应于夏天，表现人类与家园的和谐；现代家园文学对应于秋天，展示人类对于家园的破坏；而后现代家园文学则对应于冬天，讲述失去乐园的世界。从伊甸乐园到虚无存在，从农业时期到后工业时期，从传统社会到后现代社会。三位一体的历史演变展示了文学运行的方向与人类命运的发展。创世纪神话中人与土地的演变关系广泛地显现或隐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它作为家园意象的无数体验的心理积淀，“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与我们的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与悲哀的一点残迹”^①。它代表着人类的过去，更指向人类的未来。它是生命的原型，体验的原型，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型。

参考文献：

- [1]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
- [2] 恩斯特·卡西尔. 神话思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学出版，1992.

- [3] 诺斯洛普·弗莱. 批评的剖析[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 [4] 保林·玛丽·罗纳斯.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 英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
- [5] 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6] 曾永波. 文艺的绿色之思——生态文艺学引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7] 肖四新. 西方文学的精神突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8] 胡全生. 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 [9] 蒋承勇. 现代文化视野下的西方文学[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 [10] 曹文轩.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程华平

①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格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1页。